

馬仲英魂斷莫斯科

李郁塘

堯樂博士傳之二十

民國廿二年秋冬之交，盛（世才）馬（仲英）二次大戰，在天山分水嶺的大坂城一帶展開激戰後，省軍因理虧而氣短，時經三日，竟然不敵馬軍，敗退回迪化省城。馬仲英雖下令銜尾急追，一因迪化垣高壘厚；二因馬軍沒有重武器，雖然兵臨城下，一時仍難將省城拿下。爲了加強戰力，要作持久戰，乃派其驍將馬世明團長前往回族聚居地，也是盛產名馬的焉耆區，增設騎兵卅六師司令部，以便招兵買馬，增加實力。繼派其足智多謀的參謀主任馬占倉前往南疆魚米之鄉的阿克蘇區，增設兵站，冀充軍需。小司令這兩員大將奉命南行後，可說都未辱使命，皆能順利達成任務。尤以馬占倉部，在控制阿克蘇以後，因勢利便，進軍喀什想逼垮金樹智，在金老四自戕喪命後，突與方興未艾的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的勢力發生了衝突。

馬仲英大軍進南疆

馬仲英獲訊後，也認爲有應援的必要，這也是小司令一意西行的另一誘力，因此馬仲英不願久困火州吐魯番，乃於民國廿三年春節過後，就

向當地駐軍首長堯樂博士告別，率其所部向南疆進發。道經焉耆與阿克蘇兩行政區，如入自己防地，沿途沒有遇到阻撓，軍行三個月的時間，很順利的進抵喀什近郊各縣，將大軍分駐於伽師與阿圖什等縣，與「東土」國的武力發生遭遇。因馬軍前來喀什，是跟「東土政府」尋求合作，不是敵對，因而兩軍一經接觸，馬軍即停在原地未進，即時派出代表，前往「東土」國都所在地的疏附城，去跟「東土內閣」展開合作談判。馬方代表只提出一項條件：就是由小司令取代和加尼牙孜的職位，出任「東土」大總統，其他部會都可原封不動。

在馬仲英來說，「東土」國是由南疆維族人組成的，而現任「大總統」和加尼牙孜是東疆維族人，一向沒有深厚友誼，僅是一時權宜的結合；而和某又會是他的部屬，於今由長官取代部屬職位，不僅理所當然，尤可提高國威，同時也不損及南疆人絲毫權利；此外還有卅六師一師雄兵作後盾，沙比提大毛拉等，不看金面也得看佛面，非同意他出任「東土大總統」不可。至於再進而跟大英帝國來合作，由一國元首的地位出面進

行，也有較高的身價了！駐喀什駐印度的約翰牛，就會答允其所求！

和加尼牙孜遭處決

嘗小司令馬仲英的談和代表，向「東土內閣」提出雙方合作唯一條件——由馬仲英取代和加尼牙孜，出任「東土」大總統之事，傳到和加尼牙孜耳裡，和某內心大起恐慌！這那是小司令前來喀什與「東土」合作？簡直朝他來算紫泥泉一役的舊帳。他手中雖有上千人馬，既未經過嚴格訓練，也未經過正式的陣仗，自忖雖是小司令的對手，對付的辦法，走爲上策；走要早走，走遲了恐難脫身，若被小司令抓着見了面，非被剝皮挑骨不可。因爲他不是南疆人，一出疏附城，就有人生地不熟之困，雖然身爲「東土大總統」，但與印度的約翰牛都素昧平生沒有來往；尤其由喀什南逃去翻崑崙山，路途遙遠，決不宜行；如翻越西天山大坂，逃往哈薩克斯坦，不僅路途近，且南來喀什，路經阿克蘇時，曾派人以牛羊在烏什邊卡地方，跟老毛子們買過軍火，若要逃往俄境，比較容易。爲了保命只好保密，連

「東土內閣總理」沙比提大毛拉也未便通知一聲，甩下千餘人馬，僅帶了兩位隨身勤務人員，化裝成哈薩克族人，潛離疏附城，翻越西天山大坂，逃往俄屬哈薩克斯坦，去向俄帝求庇護。就此和某又投入史達林的掌握。

時至民國廿六年冬，入新紅軍已將全疆反盛勢力壓下。盛世才爲了軍政兩權統於一身，也自兼任了新疆省主席。史達林就將和加尼牙孜由阿拉木圖送返迪化，讓他出任了新疆省政府副主席。旋再下令盛世才，以和某發動哈密小堡村民變事件的罪魁禍首，以及拿上俄援去給大英帝國去打天下的維奸罪名，先之被盛世才逮捕入獄，繼之槍斃於迪化南關天主堂刑場內。和加尼牙孜是以屠殺邊卡隊官兵而起家的，最後又被其長官殺死在副主席任內，這真是天理循環，報應不爽！夫復何言？

時敵時友詭譎多變

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完全由大英帝國在背後一手所製造出來的傀儡組織。約翰牛爲了將新疆列入大英帝國東方殖民地的行列，他要掌握當地土著，排斥中國內地人，竟將東干回也列入被排斥的名單內；因之在「東土」立國宣言上，彰明較著，指出東干回爲最可怕的敵人，必須排斥！於今小司令馬仲英以及其全師官兵，都是不折不扣的東干回，他們派來代表要求與「東土」來合作，在沙比提大毛拉來說，這一要求竟跟「東土憲法」一抵觸，他雖身爲「內閣總理」，也不敢獨斷專行，一人作主，乃召開內閣

會議來商議。出席會議的閣員，都覺故事體大，是個大問題，最後的閣議是向駐喀什英領館的約翰牛去請示。英領館的約翰牛一聽馬仲英雖是伊斯蘭（回）教徒，但他的籍貫是甘肅人，而甘肅原是中國內地十八省分之一，如由馬仲英出任「東土大總統」，無異仍由中國內地人來統治南疆，豈非換湯不換藥？那樣的後果，就有違大英帝國進侵新疆的國策。現駐喀什的英領館人員，以及駐印度斯坦的約翰牛們，基於馬仲英不是新疆土著維族人的原因，竟回示沙比提大毛拉，「東土內閣」不可跟馬仲英合作，尤不得讓小司令出任「東土大總統」高位。

當「東土內閣」拒絕合作的覆文到達馬仲英手裡時，小司令不禁勃然變色，心情大怒！認爲沙比提大毛拉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，我率部來到喀什城下，按兵不動以禮相見，竟遭你們無禮相還，給我釘子碰，那我也只好無禮相向，兵戎相見，來較強弱了；強者就存，弱者就亡，當即下令馬福元爲進攻「東土」總指揮，再令馬虎山及馬正雲兩部爲進攻主力，分由伽師及阿圖什兩縣向疏附城挺進；然後再令據守疏勒城的馬占倉部，改守爲攻，開城出擊，採取夾擊疏附城的陣勢。

疏勒、疏附合稱喀什。疏勒就是喀什漢城，疏附又名喀什回城。喀什克爾河源出帕米爾，由西向東經流其間，將回漢兩城分開，始成爲兩縣。當「東土」立國時，就據疏附回城爲「國都」。因「東土」實行狹義民族主義，以維吾爾族人爲國人，其他民族都在排斥之列，尤以排斥漢、

滿、回三族人最爲強烈。馬占倉爲小司令伸展地盤，在率部進抵喀什時，適逢其會，與「東土」武力發生衝突；只因力量單薄，無法抗衡，只得與時任喀什行政長雲南回族馬紹武，爲了求生存計，才合力來共守疏勒城。本來馬紹武是承省方之命來坐鎮喀什的，而小司令是反對省方盛世才最大的敵體；然而在「東土」排斥漢、滿、回各族人的情況下，爲了求生保命，只好放棄對立，合力來共守漢城，以應急需。由此可知，新疆政軍情事詭譎多變，令人莫測，時敵、時友變成常事。

東土立國曇花一現

當馬仲英率部進抵伽師與阿圖什時，原想跟「東土」合作，遂指示馬占倉稍安勿躁，仍繼續固守疏勒漢城，靜候佳音；及至遭「東土」無情拒絕後，乃再指令馬占倉，盡出馬軍力量，由疏勒進攻疏附。

「東土」立國只有半年多，衛國武力分爲兩部分。其一就是和加尼牙孜的千餘之衆；而此時因和某棄甲潛逃，他的部屬在羣龍無首情形下，已難發揮戰力，同時也深知不是騎兵卅六師的對手，一經馬軍進攻，就四散紛逃。其二是由伊敏大毛拉接收英製武器所組成的武力，由其弟夏滿蘇爾伯克所率領。當時夏滿蘇爾伯克身任「東土內閣」警備團長，雖也有上千人馬，但都由和闐、墨玉等縣拉夫而來的，既未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，也未曾經過正式較大陣仗，那能是身經百戰的騎兵卅六師的對手。於今一見馬軍由伽師與疏勒南

北夾擊攻向疏附，他們就聞聲四散奔逃；僅有夏滿蘇爾圖長因身負內閣安全重責，結果身受重傷後殉職。其他閣員在馬軍攻入疏附城時，均作鳥獸散；僅內閣總理沙比提大毛拉，以行動負責到底，結果被馬福元所俘。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也者，在新疆政史上來說，誠如曇花一現，未見日光，就壽終正寢，成了歷史上的名詞；可笑亦復可憐！

小司令馬仲英揮軍進入疏附城，一舉將「東土」摧毀消滅，在他本人來說，只是一時氣忿的報復行動，既未考慮過大英帝國有否仇視，也沒想及赤俄帝有何反應？真如山野鄉村兒戲時，雙方起了衝突時一般，你既開口罵我，我就出手打你，如此而已！

史達林派人來籠絡

然而小司令橫掃「東土」的行動，看在俄酋史達林心裡，卻是大為激賞，認為馬仲英具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勇氣，竟敢去將大英帝國的虎鬚，掃盡約翰牛的顏面，無異在他的侵新途中，給俄國解除了一件最感棘手的大事！

當庫米奇率紅軍第八軍團進駐新疆省城迪化後，在史達林來說，已控制了新疆全省神經中樞，對付盛世才以及中國國民政府，都有方法應付得了。唯一感到頭痛的事，就是如何去對付「東土」的事了！如以打針吃藥去醫治這個毒瘤，那是不會生一點效果的；如要動大手術開刀去割除，無異是向大英帝國去挑戰。大英帝國的力量，雖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，有些式微，然而甫

行鼎革的赤俄，因內戰有年，實力也很單薄，自付難是大英帝國的對手。因此史達林在當時對大英帝國仍然有許多顧忌！不意史達林正在克里姆林宮內，繞室徬徨，對進侵南疆無計可施之際，而小司令馬仲英竟在一怒之下，給他解除了難題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雀躍三尺，就此史頗頭對小司令頓生好感，要將其拉攏過來，掌握手裡。若大英帝國因「東土」覆亡事件，向俄國政府提出抗議的話，自可用馬仲英作擋箭牌，可免除俄、英兩國直接衝突的麻煩；如盛世才確實掌握新疆後，想生異志，不受控制的話，就可抬出馬仲英，作為要挾的王牌。如再作更長更遠的打算，將紅軍由新疆開入嘉峪關內，馬仲英無疑是最適當開路先鋒的人選。因為史達林有了如此這樣的構想，對小司令就另眼看待了！於是一面下令紅軍第八軍團司令員庫米奇，對於追擊騎兵卅六師，僅有遙追姿態，不作實際的壓迫，好給馬仲英留餘地；一面再電令蘇俄駐喀什領事康斯坦丁諾夫，要設法爭取馬仲英作莫斯科之行，好向史頗頭屈服低頭，所施的釣餌，就是蘇俄政府有意協助小司令出任新疆軍政兩高位，或進而去當「伊斯蘭國王」亦可。

馬仲英投向莫斯科

小司令馬仲英率部進駐喀什兩城後，當然成為名正言順的地方軍事首長，為了維持地方秩序，也得布告安民一番。此外疏附城又係國際商埠所在地，鄰近的國家如英、俄以及阿富汗等國，在該城都設有領事館，來維護各國商民權益，馬仲

英出任了當地軍事首長後，各國駐該城領事，在禮貌上也需向小司令去拜會見面，以圖繼續維持商業來往，以及保護商民的財產及生命。當然馬仲英也得回拜一番。其他國家的領事，因無他求，僅在禮貌上往返一次也就够了；然而蘇俄駐喀什領事康斯坦丁諾夫，因受有拉攏爭取小司令的密令，不僅不時過訪，尤且不時設宴招待，在酒酣耳熱以後，就藉機透露俄國政府，對小司令在喀什橫掃「東土」的行為頗具好感，甚為欽佩；尤且有意無意間，表示出只要馬司令有意作莫斯科之行，蘇俄政府非常歡迎，在面見史達林元帥以後，要求出任新疆最高軍政首長，只要史達林元帥一點頭，就會成功！何必遣兵調將，動武打仗去爭呢？

康斯坦丁諾夫是一位職業外交官，一向能言善道，維語、漢話說得都很流利，何況此時此地他受有密令，他自會抓住小司令內心癢處，去大下說詞，好將馬仲英誘騙到俄京莫斯科去！

馬仲英當年犯頭頂撞他的伯父青海省馬麟省主席以後，唯一心願，就是要當一省省主席高位，以應其誓言；其後雖縱橫西北五省，就是摸不到省主席的邊。於今聽到康斯坦丁諾夫說辭，只到了莫斯科一會史達林的面，就可如願以償，那他何樂而不為呢？同時以他在新疆奮戰四年的經驗與觀察，也能窺出，誰要想在新疆出頭露面，掌握新疆軍政大權，也只有獲得俄國背後支援，才能達到目的，走其他的路，都是空談空想，不切實際。因此當小司令跟康斯坦丁諾夫過往多次以後，也就中計入彀，答應下來可作莫斯科之

行，以便面見史達林，如能獲得蘇俄政府大力支持，就可如願以償了！

馬仲英既決定作莫斯科之行，對於所部騎兵卅六師，就得作妥善善後的安排。遂向他的敵體盛世才提出善後三要件：其一、所俘「東土內閣」總理沙比提大毛拉，交由盛世才去處理。其二、騎兵卅六師師長之職，由其部將馬虎山繼任。其三、卅六師駐地以現駐之焉耆、阿克蘇、喀什及和闐四行政區為駐防地址。督辦盛世才對一、二兩項完全同意，惟對第三項提出了異議，喀什是南疆首善之區，必須歸省方安官設吏全權治理；焉耆與阿克蘇是南疆交通要道，爲了南北疆交通暢達無阻，也應由省方指揮節制，馬軍必須全部撤離。僅允許以和闐一行政區作爲騎兵卅六師駐地。此外又增加了第四項：即騎兵卅六師原設於焉耆、阿克蘇以及喀什的軍需兵站，亦應隨馬軍移防於和闐區，以便減少磨擦，免生事端，好共維全疆治安。一因盛督辦的要求是着眼於今後全疆治安，頗爲合情合理；二因有俄人從中調解；三因小司令赴俄心切，對於所部善後事宜，就此作爲定案。

至於小司令由喀什赴莫斯科之安排，爲了安全計，他也向盛世才及康斯坦丁諾夫提出三點意見：由喀什赴俄途徑，取道帕米爾山徑，不再繞道迪化。第二由喀什經烏卡縣境時，他要自帶一連騎兵來護送，以策沿途安全；俟護送連至我國邊卡伊爾克斯地方時，該連騎兵自行返回喀什，再隨大隊開往和闐。第三他要隨帶參謀、副官及勤務各一人，以便贊助在俄京時之公私生活。

馬仲英所提三點要求，在盛世才與康斯坦丁諾夫看來，頗多合理，也很合情，盛、康二人爲了使馬仲英早作莫斯科之行，對於三點要求完全同意。

英帝示惠遲了一步

就在此時，大英帝國駐印度斯坦的總督，覺得他們一手扶植起來的「東土共和國」冰消瓦解，落得如此淒涼的下場，誠屬日不落國的悲哀；接着又聽說俄酋史達林要邀請馬仲英作莫斯科之行，他們更着慌了！果成事實，英國政府想再插手新疆來分一杯羹，就沒有機會了！於是就下令英國駐喀什領事館人員，不惜前倨後恭，遣人去向小司令靦顏說項：大英帝國全力支持馬仲英，在新疆開疆拓土的行動，並自動提出三點支援辦法：

其一、大英帝國全力支持馬仲英，在南疆地方建立「伊斯蘭共和國」，並出任「伊國大總統」。

其二、無條件供給「伊國」軍火軍需。

其三、若不幸「立國」不成功，馬軍全部可撤退到克什米爾邦，作爲安全地帶。

當大英帝國的支援小司令立國保證書，到達馬仲英手中，他竟置若罔聞，不屑一顧，其原因有三：

其一、馬仲英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，就是「好馬不吃回頭草」，他的爲人作事，只走直線，從不走回頭路。他過去縱橫西北五省時是如此，於今要走國際路線時，仍然如此。

其二、馬仲英在新疆作戰四年中，已體驗出蘇俄插手侵新是採取積極態度；而大英帝國仍停留在染指的消極階段，倘需借外力以倒盛，幫他完成主治新疆的平生大願，應該找的對象，仍還是蘇俄，而不是大英帝國。

其三、他已跟康斯坦丁諾夫接頭於先，決不能食言於後。於今英國是馬後砲，只好置之不顧。

坐上俄機離開故土

當小司令拒絕了大英帝國援案後三天，騎兵卅六師開赴和闐的補給，大都就緒，就由馬虎山師長親自率領所部，按序開拔，由喀什而英吉沙、莎車、葉城、皮山、墨玉向和闐進發。騎兵卅六師雖已有了行軍行動，但小司令仍未作啓程赴俄京的安排；原因是他想等到騎兵卅六師全部到了防地以後，本人再行啓程才能放心。事爲康斯坦丁諾夫探知，認爲一師騎兵按日以營連開拔，需時很長，唯恐小司令夜長夢多，中途有所變卦，他誘騙馬仲英作俄京之行豈不功虧一簣，就要泡湯！那樣的後果，就無法向史達林交代。爲了解除馬仲英關心所部移防安全計，突然靈機大動，來個借箸代籌，竟向馬仲英提出建議，不妨乘上俄國軍機作一次空中巡視，豈不就一目瞭然嗎？何必坐在喀什城內生悶氣呢？

小司令馬仲英自十六歲在河西走廊組成回教愛國青年軍起，曾縱橫大西北五省，馳騁於新、蒙廣大的沙漠地帶，行程不少，閱歷也多。騎馬乘車乃是常事，但還未乘過飛機。每個青年都有

好奇心，而小司令自不能例外；康斯坦丁諾夫提出此一建言，可說正抓着小司令的心頭癢處，不禁心頭癢癢，躍躍欲試；康某也就打鐵趁熱，當天電請紅軍司令員庫米奇由省城迪化派來一架五座偵察機，於翌日飛來喀什備用。先請馬仲英準備慰問馬軍信多封，以便沿途空投；其次也讓小司令隨行參謀副官以及勤務共同乘機同行，好使馬仲英有安全感！第三天他們五人就乘上這架偵察飛機，由喀什機場升空，向和闐方向飛去，沿着省道作空中視察，果然一目瞭然，看到騎兵卅六師以長行軍的序列，一隊接着一隊，按部就班向東南方向進行。爲了表示他的關心，每臨一隊就投一信，由最後一隊投起，直投到最前的一隊，所乘飛機才折返方向，由東南而改爲西北；由原來的三千五百公尺高度，漸升高過一萬公尺，竟然北向飛越西天山大坂，降落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個小城機場。這時康某才向小司令報告：說是因喀什機場起霧，視線不佳，飛機無法降落，爲了司令的安全計，駕駛員只好採取緊急措施。事非得已，請他原諒。

在馬仲英來說，自己遲早要來俄國，於今乘飛機到了俄境，反比騎馬省時、省事，何樂而不爲。尤且要帶的三個人也同機而來了，他還有什麼話好說，只有聽候康斯坦丁諾夫的安插去行事了！好在馬仲英是史達林指名邀請的貴賓，所有俄國官員都不敢怠慢。當地官員爲了迅速將馬仲英安全送走，竟備了一架遠程專機，於翌日飛往莫斯科。就此小司令馬仲英爲償誓言，誤上賊船，終而魂歸異域，灑骨洋城，賚志以終。悲

夫！

紅軍大學四年改造

當馬仲英隨同康斯坦丁諾夫乘坐專機飛抵莫斯科後，康某誘拐小司令的任務，算是功德圓滿，卸下仔肩。就在機場將馬仲英及其隨從計四人，移交給時任俄國特務頭子貝利亞。即乘迎賓專車，進往特別外賓招待所，從此時起，馬仲英作了貝利亞的上賓；朝壞的方面說，貝利亞變成小司令監視人。貝利亞是克里姆林宮的特務頭子，作事講求效率，時未一週，就安排小司令去晉見史魔頭。當史達林見到馬仲英時，第一個印象，竟是一個光嘴巴的大孩子，居然當了六、七年的騎兵司令員，真是不可思議，出人意表！另一個印象是英氣勃勃，年輕有爲，可塑性很大，如能善加指引，將其思想染赤染紅，變成真正的馬列信徒，其將來利用價值，就不可道里計。如利用其統轄新疆，固然是理想人物；若再一步往遠處着想，由新疆再侵入嘉峪關，赤化中國大西北，便是開路的有力先鋒。史魔頭看在眼裡，想在心頭，要將馬仲英變成這樣重要的一顆棋子，就得從教育方面去痛下工夫；於是在二人寒暄過後，史達林就告訴貝利亞，在酌求貴賓同意後，先送入紅軍大學去深造，冀以改變其思想；俟其大學畢業，也就是思想改造成功後，再送回新疆出任軍政要職，甚或改任「伊斯蘭王國」的國王亦可。

當貝利亞將史魔意見翻譯給馬仲英聽後，經他一陣沈思後，也只好點頭應允。其所以點頭的

原因如下：

其一、現在身在克里姆林宮，所謂在人矮簷下，怎能不低頭。

其二、自己過去學歷太低，在多年磨練下，也覺所學太少；於今要進紅軍大學深造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
其三、再想到他的對手盛世才，僅是出身日本陸大，尚能獲得史魔支持，如自己由紅軍大學卒業，其所獲支援力量，當然會勝過盛世才，將來學成回新疆覓高位，也就順理成章不成問題了！因此當馬仲英在克里姆林宮告辭，回到住處後，也就心安意定，進入紅軍大學去攻讀。

紅軍大學受業期限是四年，馬仲英入學受業，當亦不例外。俟其受業滿一年後，貝利亞的考核是：軍事學業大有進步，宗教信仰頑固如初。在年餘期間，每天晨昏午晚，都向南方朝拜五次，無或間斷，仍是個虔誠的回教徒。其所以向南方朝拜的原因，是基因於莫斯科地在沙烏地阿拉的北方，蓋因全世界清真寺的方向，都是朝着麥加天房而啓建的，凡沒有清真寺的地方，回教徒就朝着天房的方向去朝拜。而馬仲英的住處當然沒有清真寺，他就在其住地客室內，每日率其參謀副官及勤務，按時作五次禮拜。這是貝利亞的考核，當全盤呈報史達林。

史達林是反宗教的全世界魔頭，他對回教的陋習也有所聞。他常說：一個回回不算回，兩個回回半個回；三個回回才算回。他就本此指示貝利亞：現在馬仲英共處有四個回回，必須設法減少，待至留下馬仲英一人時，其思想言行才

外 中 雜 誌

能進步；但減少其隨員，不得採取強迫手段，以免引起馬仲英的警惕與反感。貝利亞獲得史魔指示後，乘小司令說出懷念舊部言語時，就乘機建言，應派人回新疆探視慰問一番，可搭軍機前往。就此第一年派其參謀回到新疆，第二年派其副官到了和闐，第三年再派其隨身勤務去見馬虎山。因為每年都有人由莫斯科回到騎兵卅六師師部，因此小司令在俄京受訓的概情，全師上下無不知曉。

時至一九三八年，也就是民國廿七年夏季，馬仲英在紅軍大學受訓已至卒業年限，史達林就指示貝利亞，要小司令做到如下三事才讓其回新疆：第一要參加國際共黨組織，成為共產黨員。第二脫離回教信仰當僞回教徒。第三回新疆當「伊斯蘭國王」，不得當新疆督辦。

當貝利亞將史達林三項要求婉轉傳示給馬仲英時，小司令的迴響，是礙難接受；他只當新疆督辦，不當「伊斯蘭國王」，因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中華民族子孫，不能作國家的叛徒與民族罪人。

史達林一看馬仲英受訓四年毫無進步，思想仍然頑固，劣性仍然未改，使他大失所望，認為不是主政新疆的適當人選，不能讓其再回新疆；同時又聯想到盛世才是否適當，也得面試一番，加以考核；於是就下令駐迪化總領事阿普列索夫，要盛世才作一次朝俄之行，以察其言行。這就是民國廿七年初秋，盛世才作朝俄調史的由來。

冥頑不靈慘遭滅屍

盛世才奉命進抵俄京後，翌日就被召進克里姆林宮去應試。因為盛氏是漢族人，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，因而史達林測驗題目，也與小司令的不盡相同。當時所出的題目也是三個，其一、要盛世才參加共黨組織，成為共產黨員。其二、治新政策要親蘇反帝。所謂反帝，明為反英帝、日帝，其骨子裡卻在反對中華民國。其三、今後新疆要全力實行社會主義（共產主義）。

盛世才當年在盛年，學能俱優，尤有急智。他深知在馬仲英受訓期滿之時來召見他，定與馬仲英返新有關；為了保權護位，就不能讓馬仲英重返新疆，為了拒馬回新，就得爭取史達林的信任，於焉對史魔所提出的三個問題，竟然滿口答應接受下來。尤且作進一步的解說：自一九一九年俄國革命成功後，他就信仰馬列主義了，僅因環境關係，未能參加共黨組織。於今參加機會已臨，回新以後，就向中國共產黨申請加入組織，好成正式黨員。史魔聽畢盛氏回話後，認為參加中國共產黨，在指揮節制上，多所不便。他的終遠目標，要將新疆變成蘇維埃聯邦之一。因此當即駁言指正的說：不必回新後去參加中共，就在此時此地參加國際共產黨好了。就此盛世才在史達林監視下成為國際共產黨員了！

史達林面試盛世才的結果，可稱差強人意。比馬仲英頑固不化要強得多。就此對統治新疆的人事，棄馬而用盛。並囑盛氏以國際共產黨員的身分，將新疆徹底赤化。而盛世才也以國際共產黨員的身分，向史達林提出一個要求：對於馬仲英未來的出路，不僅不能讓其重回新疆，即使

令其回到河西，仍然是新疆治安上的心腹之患。最好置之死地，免除新疆後患！這也就是盛世才向史達林告辭之詞。

史達林一向是心狠手辣的世界魔頭，凡不能收為己用的人，也不能為人用。一定要設法將其置於死地而後已！於今聽到盛世才的要求，也就點頭應允。盛世才在獲得史魔頭的首肯後，才安心得意地離開莫斯科返回迪化。

盛世才離俄的翌日，史達林就下令貝利亞，要秘密處死馬仲英。馬仲英就因固執已見，要當個虔誠的回教徒與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人，不能因時因地，隨機應變，去應付史達林。不僅未能當上新疆省主席，及邊防督辦高位，反而把英年有為的性命也丟到莫斯科。

究竟貝利亞用什麼方法什麼手段處死馬仲英？而馬仲英的屍骨又灑在莫斯科何何地？除貝利亞一人知曉外。其他的人都難知其詳。其後貝利亞與馬林可夫爭奪史達林的繼承權，結果貝利亞被時任國防部長的馬林可夫利用軍權將其捕殺。就此小司令馬仲英的死情，就成為懸案。迄今時間快過半個世紀，仍無法解開。必成為千古懸案無疑！悲夫！

(未完待續)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